

蘇聯城鄉關係

蘇聯列夫 著 潘公展 譯



中華書局印行



蘇聯城鄉關係

中國出版社印行



蘇聯城鄉關係

著者 譯者 編輯者 印行者
刊 期

柯錫列夫
潘公昭
中外出版社
北京西長安街甲二三號
電話（二）〇六七九
一九五〇年十月三版

有·版·權

京三（5001—7000）

卷頭語

本書爲蘇聯著名經濟學家柯錫列夫（E. K. Kolobov）所著，原題爲「蘇聯怎樣克服城市與鄉村的對立」，刊登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出版的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理論與政治性機關雜誌「布爾塞維克」第二十二期。

這篇專論，從鄉村與城市的本質，它們的發生和發展的歷史，從理論和事實上，分析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鄉村和城市的關係，以及鄉村爲什麼永遠落後於和從屬於城市，指出城鄉對立所引起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危機，以及爲什麼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面，無法克服城市對鄉村的矛盾，無法克服工業對農業的矛盾。然後進一步說明，在社會主義的蘇聯，鄉村和城市關係有了怎樣不同的面貌和關係，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工人與農民，是怎樣的結合起來，共同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發揮積極的作用，而使國家向共產主義的道路邁進。

正在由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走上新民主主義生產建設大路的新中國，在城市和鄉村工作實行有機的配合而加緊推進的時候，對於蘇聯在這一方面憑工作與戰鬥的經驗所創造出來的理論和具體方法，毫無疑問的，這是非常值得我們重視、研究和參考的。所以，相信這本小冊子的出版，對於今天的中國人民，是合時和合用的。

在這裡應該提醒讀者的，就是：在蘇聯，是已經完成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建設，而開始向

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邁進的時候了；在蘇聯，是已經完全消滅了人剝削人壓迫人的敵對階級，而新生的是以工人爲主和集體農民與知識分子友好聯盟的新階級；在蘇聯，鄉村經濟在社會主義的經營之下已經走上電氣化工業化的大路；因此，今天蘇聯的城鄉關係，自然不可能拿來和中國相提並論的。我們所要注重的是蘇聯今天正向理想大路邁進的城鄉關係，是沿着怎樣的路線發展而來的；我們所要注重的，是蘇聯會怎樣勝利地克服城鄉對立的理論和技術。在這一方面，柯錫列夫氏這篇作品，對我們是有益的。

譯者 一九四九年五月

目 錄

卷頭語

- 二、城鄉關係的基本認識
- 二、蘇聯城鄉關係的主要特點
- 三、從「面向農村」到「面向城市」
- 四、農業機械化和電氣化的成果
- 五、工業和農業生產力之合理的配置
- 六、工農生活水準的一致提高
- 七、蘇聯城鄉關係的新面貌和新內容
- 八、走向共產主義大道的蘇聯城鄉關係

一 城鄉關係的基本認識

克服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是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一個基本任務。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從它在私有財產制度的基礎下發生起，一直到敵對階級社會趨向崩潰為止，在這整個期間，都會深入地存在，而在資本主義時代，則更達到極度對立的階段。城市和鄉村的對立，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最深刻的矛盾。

準備了和實行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列寧——斯大林的黨，爲着消除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間的對立，確定了切合實際的路線。

布爾塞維克黨在一九一九年的第八次大會上，所通過的綱領裡，曾經規定：

「考慮到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是農村經濟與文化落後的一個最深刻的根源，而在目前這樣進入深刻的危機的時期，則無論是城市也罷，鄉村也罷，都將直接的面臨衰落和滅亡的危險。蘇聯共黨因此把消除這個對立，作爲共產主義建設上的基本任務之一。……」

爲着消除城鄉之間的對立，需要有一相當長的時期。這個任務的實現，要求把小規模的零碎經營的農業，在共同的合作的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加以改造，使農業在最新型的機械化的基礎上徹底變革，把農業勞動轉變爲工業勞動的「變種」，（即使農業勞動變爲另外一種工

黨勞動黨提高鄉村居民的物質和文化水準，達到社會主義城市居民的水準。

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年代，在戰前斯大林五年計劃年代，我國開始成為強大的工業國家。小農經濟已經過渡到集體農莊經營的道路。在合作農耕的基礎上面，用第一流技術裝備起來的農業勞動，已經變成工業勞動的「變種」。由於社會主義在城市和鄉村裡面，在工人階級和農民羣衆聯盟上的得勝，由於工人階級在這裡發揮重大的作用，這個聯盟是鞏固起來了；工人階級和農民，成為人類歷史上空前未聞的一個完完全全嶄新的階級，成為互相友好的階級，他們之間的界域，是一天一天的趨向消失了。曾經長期存在的城市和鄉村的對立，已經從根本上開始粉碎了。徹底消滅城鄉對立的這個任務，在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過程中，將要完完全全的實現了。新的——戰後的——斯大林五年計劃，為了完成由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這個任務，向前邁進了重大的一步，在這一步上，也包括着消除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對立這一個任務的。

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有過好幾世紀的歷史。它是在人類社會由原始社會制度過渡到奴隸社會的時候發生的。到了後來，當一個社會經濟階段過渡到了另一個階段的時候，物質生活的生產方法是改變了，城市和鄉村的相互關係是改變了，但是它們之間的對立却繼續存在，因為它的社會經濟根源——對於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度，社會分裂為敵對的階級，以及跟「人剝削人」的關係結合着的勞動之社會性的分割，還是原封不動地保留着。

資本主義更加擴展了和深化了城市和鄉村、工業與農業之間的對立。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產黨宣言」裡很明白地指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城市與鄉村對立之尖銳化和深刻化的特點：

「資產階級使鄉村服從城市的統治。他創造了大城市，使城市居民比較鄉村有了高度的增加，並因此使它們大部分的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正像它使鄉村從屬於城市那樣，它使野蠻的和半野蠻的國家從屬於文明國家，農業國家從屬於工業國家，東方從屬於西方。」

在布爾喬亞制度的條件之下，資本主義的城市，全面地統制了鄉村，使農村的勞動羣衆被逼陷於不堪忍受的困苦的地位。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農業有系統地落後於工業，農村日益落後於城市，使它們之間的對立日益深化和嚴重。資本主義的鄉村，成爲經濟文化落後的典型，而爲替資本主義城市供應原料的附庸。在這裡用資本主義的和半農奴的形式，對鄉村勞動羣衆實行剝削。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和最後階段）的條件之下，工業與農業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對立，顯得特別嚴重和深刻。在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的城市，經過銀行的手，採用工業產品高度壟斷價格的方法，採用直接及間接捐稅和一切徵役的方法，向鄉村從事掠奪。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鄉村爲佃租和爲購買土地而對大地主支付巨額的款項。資本主義的鄉村，又被吸血的高利貸的網羅所圍繞了。

資本主義國家的基層的農民羣衆，爲窮乏所絞殺，他們不得不滿足於原始的技術，用太古時代的方法從事耕種。這更使土地無窮盡地趨於貧瘠。

資本主義國家的小規模的農業經營者，只能靠了極度緊張的勞動和嚴格的節約消費，才得保持其自主與獨立的存在。這些農民所保留的「只是可怕的低劣的消費和困苦，以及加倍的勞動。」（列寧語）。

資本主義不僅使鄉村從屬於城市的統制，而且使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成爲工業發達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原料的附庸。在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上居住着全地球半數以上的人民，按照他們對於資本主義工業國家的關係來說，發生了巨大的「世界規模的鄉村」的作用，壟斷資本家從這裡搾取了全部的脂膏。

農業對工業，鄉村對城市之有系統的落後，是資本主義經濟崩潰的最深刻的起因之一，也是經濟危機與物價高漲的深刻的起因之一。農業對工業的落後，並不是天然因素所引起，而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由於它使生產手段成爲私人所有。土地的私有制度，以及由此而發生的絕對性的地租，成爲提高農業生產力的、成爲消除農業對工業鄉村對城市之落後性的最大的制動機。它妨礙了將新的技術注入農業，轉移資金到土地的購買上面去，阻止將這些資金運用在農業生產方面。

土地的私有制度，構成了這樣的條件：一方面是農業方面龐大的資本主義經營者的增加

，另一方面是屬於小農的零碎經營的土地之不斷的粉碎，以致農業對工業，鄉村對城市的落後性日甚一日，使它們之間的對立日益深刻。

農業的危機，由於資本主義在農業上發展的本質，而帶有延長的特性，使小農陷於破產。在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時期，這種危機顯得特別嚴重，以致耕種土地面積劇烈縮小，土地耕種方法更加惡化，技術化趨向停滯，工役與義務勞役制度更加擴張。

資產階級在提高農業生產力的事業上顯示其完全破壞，他保持了封建的土地貴族在農業上的統治地位，給鄉村勞動羣衆造成了極端困苦的條件。

十月社會主義大革命廢除了對於土地、作坊、工廠、鐵路及其他生產手段的私有制度，把它改造成社會公有的，國家所有的制度，成爲全體人民共有的財富。正是這個制度，替國家的工業化和農業的合作經營，替城市與鄉村之間對立關係的消除，創造了先決條件。

二 蘇聯城鄉關係的主要特點

由於十月社會主義大革命勝利的結果而誕生的蘇維埃政權，一舉而將從前屬於大地主的，修道院和教會的土地——一億五千萬俄頃（Desyatina，合一〇九・二五英畝）無代價地交與貧農和中農們，使從事耕種，使勞動農民從那些爲購買及租賃土地而必需繳付的消費中拯救出來。

由於土地國有化及其在貧農中農之間實行再分配的結果，由於工人階級對勞動農民用盡各種方法加以幫助的結果，早在蘇維埃政權成立的第一年內，農村裡面已經出現了極大的轉變：地主這個階級已經完全消滅了，富農這個階級在農民中的比重減少了三倍，貧農的比重則減少了差不多兩倍，而中農的比重則增加了三倍。中農變成農業方面的重心，形成鄉村裡的優越的勢力。主要的農產品在歷史上第一次屬於生產它們的貧農和中農。他們也成爲大量作爲商品的農產物的主人。

「這就是說：小農和中農從地主的桎梏下完全解放出來，並且在基本上粉碎了富農的勢力之後，他們有可能以嚴格的方式來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這是十月革命的結果。這裡首先說明：這是基本的農民羣衆在十月革命裡所獲得的決定性的勝利。」（斯大林：「列寧主義

問題」第十一版俄文本第一八八頁）。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之下，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逐漸地趨於消滅。在蘇維埃制度裡面，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之間，並不像兩個敵對的和不可調和的勢力而彼此對立的，它們之間並不存在統治與被治的關係，並不存在敵對的矛盾。工人階級是蘇維埃社會的主要的勢力，在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之下，和勞動農民聯盟，實行農業上的社會主義的改造，消滅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

農村的發展，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和在由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之中，規定了城市統治國家的特質。鄉村不能不跟城市共同前進。當社會還保持階級的要素的時候，在城市和鄉村之間，是不可能實現平等的。

「這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完全不可避免的事實。特別是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候。」

「城市不能與鄉村平等。在這個時代的歷史條件之下，鄉村也不能和城市平等。城市不可避免地要領導鄉村。鄉村不可避免地要向着城市前進。問題只在這裡：即「城市」階級裡的那樣的階級來統治鄉村，怎樣完成這個任務，和用怎樣的方式進行這個城市的領導。」（「列寧選集」俄文本二十四卷六三四頁）。

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面，鄉村處於對城市，對工業，對信用貸款，對政權的附屬者的地

位。而在城市裡，政權和生產手段是掌握在資產階級的手裡的，所以城市和鄉村之間的相互關係，是城市對鄉村的剝削關係。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鄉村只能按照資本主義的道路發展，這就引起農民的階級的分化——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的農場的擴張，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和貧民的增加。這是在資本主義下面鄉村發展所不可避免的道路。

「在我們的國家，農民經濟的發展是否必須按照這條道路發展呢？我國的城市具有完全不同的面貌，工業掌握在無產階級的手裡，運輸，信貸制度，國家政權等都集中在無產階級的手裡，而土地國有化已是全國通行的法律。那麼，當然不必了，相反的，正因為城市是鄉村的領導者，而在我國城市裡統治一切的，又是掌握着國民經濟一切命脈的無產階級，正因此，農民經濟就應當按照另一條道路去求其發展，按照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去發展」。——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六年就這樣說過。（「列寧主義問題」俄文本十一版，一四八——一四九頁）。

在資產階級生產方法這個條件之下，鄉村之跟着資本主義的城市跑，是盲目的，無計劃的，是按照資本主義城市的形式和類型改造的。這個是由資本主義城市和小農經營農業的本質，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本質來決定的。資本主義工業和小商品農業在基本上是和自己成爲一類型的，因為無論是那一種，都是基於生產手段的私有制上面的。

小農經營，基本上是和資本主義經營屬於同一類型，但和社會主義的城市生產並不同型

，因爲在基本上，社會主義的城市的生產，是奠基在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度上面的，而在小農經營的基礎上面，則是建基在私有財產制度上面的。所以，小農經營的鄉村，不可能自動地自然而然地走向社會主義的城市。斯大林同志說過：社會主義城市應該幫助小農經營的鄉村走上使個人的農業改造爲合作的共營的道路。「……爲了使小農鄉村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除其餘一切而外，還須在農村裡培植巨大的社會主義農莊，以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的形式，作爲社會主義的根據地，強力地引導基本農民羣衆到自己這方面來，跟着社會主義城市前進。」（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本十一版二八〇頁）

鄉村發展的社會主義的道路，保證農民勞動羣衆的根本而切實的權利，鄉村勞動羣衆的血肉相關的權利，只有這樣的方法，即是將農業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在鄉村裡擴大合作方式的經營，才能獲得滿足。「人民最迫切的經濟要求，曾經必須要按合作化的方法加以改造。而布爾塞維克黨就是在斯大林的領導之下，正確地實施了這個迫切的經濟要求，知道怎樣使千百萬農民羣衆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斯大林賡傳，一一五頁）

布爾塞維克黨和蘇維埃政權，利用了經濟上的指揮者的地位，幫助農業開始走上社會主義的發展的道路，走上了集體農莊的道路。

蘇維埃國家從它出生的第一天起，就確定了社會主義工業和小農經濟之間的相互關係。集中在城市裡的社會主義的產業，反轉來「面向農村」。變成使農業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的

有力的因素，克服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

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工業的發展，以及爲此而進行的國內市場的構成，是要經過基本的農民羣衆的破產而實現的；因此加深和激化了城市和鄉村之間的矛盾。在蘇維埃國家，爲着社會主義工業之發達的國內市場之建立，是採取提高城市與鄉村勞動羣衆之福利的辦法的。所以，蘇聯的工人階級和農業勞動羣衆，對於國家的工業化，都是血肉相關地重視的：工業使全部人民經濟奠定了最新的技術的基礎，爲生產力之暴風式的發展，爲全體人民的物質生活與文化生活之不斷的提提高，創造了前提條件。

黨和蘇維埃政府，完成將小規模的個人經營的農業，爲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實行改造的任務，決定採取徹底實現列寧斯大林的合作社計劃的辦法，使農業從運銷與供應的合作社，提高到生產的合作化，集體農莊的合作化。這個計劃，已經在和富農及其代理人——托洛茨基，布哈林派及其他社會主義敵人們進行最劇烈的階級鬥爭之中實現了，那些人是企圖按照資本主義的方法去發展農業的。

布爾塞維克黨使列寧斯大林的「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與農業集體經營的政策，完全付之實施，克服了富農及其代理人托洛茨基與布哈林份子的反抗，在全面的集體經營的基礎上，獲得了集體農莊制度的勝利，並消滅了作爲一個階級的富農。集體農莊制度的勝利，展開了農業生產力迅速發展的道路，展開了農業勞動者之福利不斷提高的道路，創造了完全消滅

